

新冠疫苗紧急使用年龄扩大 小朋友可以放心打

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记者 张佳星

6月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相关负责人接受专访时表示,国家已经批准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及以上。

3—17岁的儿童组已经获得紧急使用的许可,那么小朋友接种新冠疫苗的流程和大人有什么不同吗?

“同规格,同剂量,同程序。”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回复科技日报记者时表示,前期未成年人群的临床研究表明,3—17岁的儿童组使用与成人相同的疫苗,安全性良好,抗体水平也与成人相同。

家长们用不用担心?

在过往的传染病防治中,无论是针对脊髓灰质炎,还是麻疹、乙脑等流行性疾病,少年儿童都是免疫屏障构筑的重点人群。一方

面由于儿童免疫系统未发育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病毒、病菌感染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等都是集中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

“小的时候我们都接种牛痘、卡介苗,长大了以后一辈子都没得这个病,这就是疫苗的效果,所以疫苗是最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表示,大量实践表明,疫苗接种是传染病防控的最有效手段。

新冠病毒虽然是一个全新的病毒,但要对付它还是那“三板斧”最有效。李立明强调,传染病防控就是三个环节,识别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而保护易感人群就要靠疫苗。

3—17岁组为啥最近才获批?

根据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7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79413.4万剂次。各种监测数据表明,我国现在上市的、正在大规模接种的疫苗是安全的。

既然对于成人而言,大规模的接种表明疫苗安全有效,那么,3—17岁的儿童组为什么要一等再等,最近才获批紧急使用呢?

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里的“东风”正是临床试验的数据和证据。

此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李立明就表示,目前缺少的是18岁以下人群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证据,一旦有证据表明这一年龄段人群接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整个人群的接种预防应该都没有问题。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疫苗产生免疫效应的原理是相同的。从公共卫生策略的角度,接种疫苗形成免疫屏障对所有人都一样,不论儿童成人。”李立明说。

如今,临床试验的“东风”来了。

在日前接受央视采访时,尹卫东介绍,科兴(SINOVAC)去年12月初就启动了未成年人群的临床研究,数百人的临床研究表明,3—17岁组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抗体水平也和成年人是一样的。安全有效性的数据,已经报到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国家药监局。

依法依规,批准未成年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根据《疫苗管理法》第20条规定,出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传染病预防、控制需要提出紧急使用疫苗的建议,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论证同意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

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此前介绍,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条件和程序经过专家无数次的论证,去年6月24日国务院就批准《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试用)方案》。

此次基于现有的临床证据,我国依法依规批准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及以上。

“疫苗什么时候在未成年人群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有关专家根据中国现在疫情需要和人群构成进行论证,制定免疫策略,有序推动不同年龄组的疫苗使用。”尹卫东说。

我科学家准确推断新疆翼龙足迹造迹者

通过足迹化石,能够推断是谁留下的吗?我国科学家做到了。

8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早白垩世乌尔禾翼龙动物群中发现丰富的翼龙足迹化石。经鉴定,研究人员将该化石归入翼龙足迹科翼龙足迹属,并建立了一种——乌尔禾翼龙足迹,并且研究人员首次准确推断该足迹的造迹者极有可能是复齿湖翼龙。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PeerJ》杂志。

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全世界13个国家已经发现77个翼龙足迹地点,共报道了3科5属15个有效种的翼龙足迹化石,其中翼龙足迹属的分布范围最为广泛。

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和研发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4年,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研究命名了魏氏准噶尔翼龙,这是我国第一具较完整的翼龙化石骨架。同年,杨钟健带领中科院古脊椎所新疆古生物考察队,在新疆乌尔禾地区发现了大量翼龙及其他脊椎动物如龟鳖类、鳄类、蛇颈龙类和多种恐龙头化石,并将这一脊椎动物化石群称之为乌尔禾翼龙动物群。

新发现的翼龙足迹化石保存在一块灰绿色细粒砂岩表面,共114个足迹,包括57个前足迹和57个后足迹。“足迹化石分布相对杂乱,为了尽可能找到行迹,研究者对所有足迹前进方向进行了统计,并发现了一些可能的行迹,即相同方向和相当大小的足迹。”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汪筱林说。

从足迹的大小和形态学特征分析,足迹化石区别于现有的喙嘴龙足迹科和阿加迪尔足迹科,而与翼龙足迹科翼龙足迹属的特征一致。“通过与翼龙足迹属现有的9个有效种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对该足迹建立一个新种——乌尔禾翼龙足迹,该足迹是目前中国第三个有效的翼龙足迹种。”汪筱林说。

目前,乌尔禾地区发现两种大小和形态不一的翼龙足迹:尺寸较小的为这次研究的乌尔禾翼龙足迹,尺寸较大的也属于翼龙足迹属的成员,表明这两类足迹是由两种体型不同的翼龙所留。研究人员由乌尔禾翼龙足迹后足提取了解剖学的特征,并首次与当地发现的翼龙实体化石进行了对比,研究人员推断,乌尔禾翼龙足迹的造迹者极有可能是复齿湖翼龙,推测其成年个体的翼展约为2米。

此外,研究人员还对乌尔禾翼龙足迹造迹者可能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从足迹岩石上同时保存前足和后足来看,造迹

者无疑是四足行走的。汪筱林表示,114个足迹化石保存在约0.3平方米的岩石层面,足迹密度很高,而且足迹化石大小不一,这意味着乌尔禾翼龙足迹是由不同年龄段的湖翼龙留下来的,代表有不同年龄层次的湖翼龙在乌尔禾地区的湖岸边生活,而这种高密度性通常作为群居的证据。“我们也对翼龙足迹的造迹者进行了统计,发现主要集中在两个相反的主方向上,这反映这些足迹化石可能是造迹者来来回回往返在这个区域留下来的。”汪筱林说道。

国内首个“蓝碳”项目交易完成

◎本报记者 崔爽

6月8日,2021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主场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当天,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三方联合签署了“广东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碳减排量转让协议,标志着中国首个“蓝碳”项目交易正式完成。

“蓝碳”的概念来自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发布的《蓝碳: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指那些固定在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碳。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海洋储存了地球上约93%的二氧化碳,每年清除30%以上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保护蓝碳生态系统、发展蓝碳事业对于海洋生态保护、提高我国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意义重大。

据悉,“广东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是我国首个符合核证碳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和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标准(Climate, Community & Biodiversity Standards, CCB)的红树林碳汇项目。该项目是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的支持下,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组织并与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开发完成的。项目将保护区范围内2015—2019年期间种植的380公顷红树林按照VCS和CCB标准进行开发,预计在2015年—2055年间产生16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购买了该项目签发的首笔5880吨二氧化碳减排量,用于中和机构开展各项环保活动的碳排放。

该项目是国内首个通过蓝碳碳汇项目实现机构碳中和的项目,交易所得将全部用于维持项目区的生态修复效果,同时也使周边社区受益。项目通过市场机制开展蓝碳碳汇交易,推动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发挥它们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为实现蓝碳生态价值做出了积极贡献。交易也对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碳汇经济发展、实现碳中和等具有示范意义。

此外,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等32家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还共同发布了《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倡议》,提出加强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海岸带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支持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的政策、管理和资金激励机制的发展与实施;推进蓝碳碳汇项目的开发,充分实现蓝碳生态系统价值,建立利用碳交易收益维持生态保护修复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实施基于蓝碳生态系统的变化解决方案。共同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蓝碳生态系统的研究、保护与修复,积极推动蓝碳交易等多种形式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我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出贡献。

(科技日报青岛6月8日电)

(上接第一版)我国空间科学迎来了实现重大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机,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毋庸讳言,当前中美科技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美方正在加紧制定《无尽前沿法案》,我国已被视为美国科技竞争中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对手。但是,中国航天的目标不是与美国进行新一轮太空竞赛,而是通过空间科学探索,不断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

百年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影像大展开幕

6月8日,“百年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影像大展”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展览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入手,以“沧海桑田”“岁月如歌”“百年好合”“百家百福”四个板块,全方位立体展示百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图为观众观看名为《“神七”返回地面》的摄影作品。本报记者 洪星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

孔繁森：耿耿忠心照雪山

◎新华社记者 李健

6月的狮泉河烈士陵园,不时有人来到孔繁森烈士墓前,为他扫墓。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墓两侧石碑上,镌刻着人们的崇敬。

孔繁森,1944年7月生,山东聊城人,生前两次进藏工作。1992年底被任命为阿里地委书记,工作期间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镇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长期在阿里地区工作的唐文明,对当年

的一个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寒冬时节,下乡途中,孔繁森看见路边有一个帐篷,走进后发现,一个单身母亲在里面抚养着4个孩子。孔繁森掏出身上仅有的80多元钱,留给了这个母亲,临走前还把大衣脱下给一个孩子穿上。

“孔书记当时就对我们讲,如果老百姓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上对不起地,下对不起老百姓。”唐文明说。

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阿里地区,气候恶劣,高寒缺氧,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之一。长期贫穷的局面,致使当地卫生条件比较落后,医疗人员短缺。粗通医术的孔繁森,每次下乡都要提前买好药,装在随身携带的小药箱里,随时为群众看病送药。

一次下乡,孔繁森碰到了一位因肺病发

作危在旦夕的老人,他立即把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喉咙,将浓痰一口口吸出来,随后运用早年在部队当兵学过的医术,给老人打针服药,直至病情好转。

没有人知道,他帮助了多少人。熟悉他的同事记得,对于农牧区老百姓,孔繁森十分慷慨,在藏工作期间,他几乎没有给家人寄过钱,工资绝大部分用在了补贴困难藏族群众身上。

为了真正改变当地贫穷落后面貌,孔繁森认真学习中央精神,把国外高原地区开发和其他省市现代化建设经验与自己的调查研究相结合,为阿里地区的发展描绘蓝图,其中一项就是要努力搞活当地边贸市场。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前往新疆塔

城考察边贸事宜,途中因车祸不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他身上的遗物只有两件,其中一件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最喜爱的那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孔繁森离开20多年了,当地干部群众仍然忘不了他。孔繁森小学副校长强巴次仁说:“他的故事被写成了歌曲,很多不懂汉语的藏族老百姓都会唱。”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这首孔繁森生前留下的诗句,是长期默默无闻、坚守高原的党员干部群像的真实写照。

(新华社拉萨6月8日电)

杰桑·索南达杰：魂系可可西里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20多年过去,索南且正从未停止对父亲杰桑·索南达杰的思念。

父亲牺牲时,索南且正只有10岁。“在我心中,父亲总是风尘仆仆,总有巡不完的山,忙不完的考察。”索南且正说,“长大后,从与别人的聊天里,从父亲的同事口中,我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父亲,他是那样值得我们敬重。”

索南且正现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扎河乡党委书记。他表示,父亲的精神就像灯塔一样照他前行。

索南达杰是地地道道的牧民之子,老家在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1974年,他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和赴京从事翻译工作的机会,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治多草原。

索南达杰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在担

任治多县文教局副局长期间,很多牧区学子遇到经济困难,他都会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现任玉树州民族语文工作中心主任的宗金才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当年读小学时,由于缴不起学费面临辍学境况。“索南达杰多次用自己的工资帮我们垫付学费,圆了我们牧民孩子读书的梦想。”

1987年,索南达杰任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他立下志愿:“如果不把索加建设好,让索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像样的日子,我愧为索加的儿子,愧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在各牧业点走访,帮助牧民群众制定生产、发展良策。全乡4个牧委会、16个牧民小组和700多户牧民家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走访牧户期间,看到一个老阿爸没鞋穿,就把自己的靴子脱给了老阿爸。

20世纪80年代,可可西里藏羚羊盗猎现象严重,藏羚羊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

2万只。经有关部门批准,索南达杰成立了武装环保组织,率队员先后12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打击盗猎分子。

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被称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6摄氏度,与三江源、羌塘、阿尔金山3个自然保护区接壤。

索南达杰及队员在可可西里巡查时,发现大量被盗猎分子剥了皮的藏羚羊尸体。一幕幕血淋淋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保护可可西里的决心。

1994年1月18日夜,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歹徒袭击。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可可西里零下40摄氏

度的风雪塑成一座冰雕。

他的生命定格在40岁,定格在可可西里。

索南达杰牺牲后,骨灰撒在了可可西里太阳湖畔和昆仑山口,永伴他挚爱的土地。如今,可可西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在青藏公路沿线,经常可见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嬉戏的场景。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目前已超过7万只。

2017年,可可西里成为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目前,治多县被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

2013年9月,“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纪念碑在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落成。很多过往市民都会停下来,在纪念碑前献上哈达,表达敬意和怀念。

“我会沿着父亲的足迹,保护好三江源、守护好‘中华水塔’。”索南且正说。

(新华社西宁6月8日电)